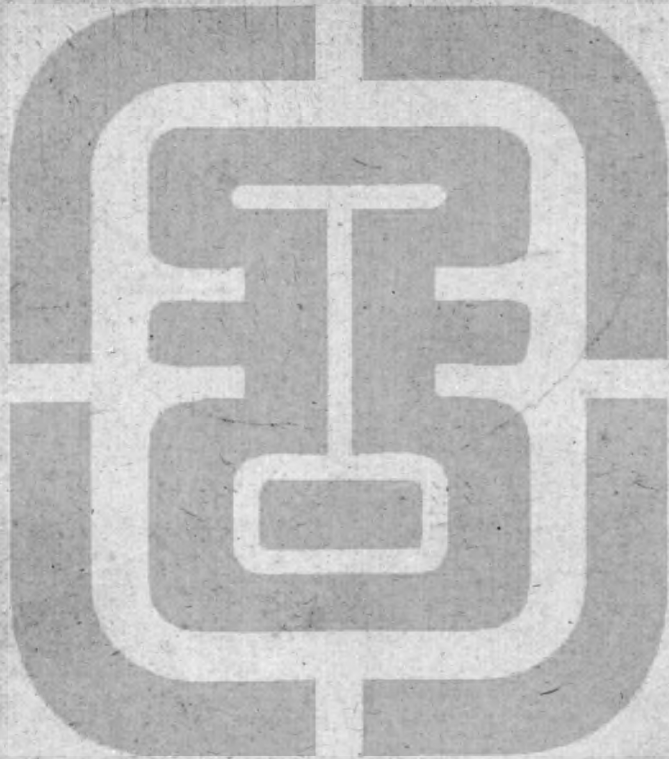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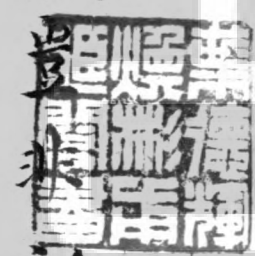
169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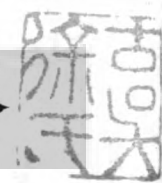


玉堂薈記序

春秋之作也定哀則微



以身際兩朝當世



之故有不敢盡言者乎若夫數世而上其人往矣其事往矣可惟吾所論列而無他顧忌固也然非耳聞而目見之也或傳之故老或披諸載籍使非身當其世者有所遺畱又安所得據以盡言也故揚雄把三寸柔翰遇有所得歸而以鉛摘次之於槩獨方言一事然乎哉我朝詞林



之設名為史官而每易一代乃修實錄其簪筆  
螭頭僅存故事於當世之故闕如也官則設而  
職則廢何歟今上御極之初命史官記注迨  
後召對漸用喜怒恐不可以示後而記注廢矣  
嚮者日講六負專司起居一切詔諭傳宣月有  
其籍近因一二執政間奉密諭不欲聞之於外  
而起居廢矣雖然未盡廢也端木氏不云乎賢  
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古來正史所闕

或得之雜錄漫紀以補其所不足亦識其小者  
之意也自余叨史局不廢記存且積有年歲矣  
六年再入春明感興時事甚懼此道之淪喪也  
乃取舊所編輯更加撰次不拘年月惟有概於  
中則書之彙為一帙凡十餘年來世局朝政物  
態人情約略粗載於此而戲笑不經之事亦往  
往而在命曰蒼記明其雜亂無統未足比於作  
者之林也然據實而不敢為誣余亦竊自信焉



或歎歎余曰此昧乎定哀則微之義者也余固  
所不辭矣

崇禎癸未嘉平之吉荷水楊士聰題於魯館之  
問月樓

玉堂薈記

荷水楊士聰朝徽



溢泛也江出岷山其源可以溢觴言水淺僅可  
浮觴耳見孔子家語本言開端托始非言末流  
近日時文多誤用為末流或若酒醉潦倒者然  
殊為可笑戊寅冬乃見之粟擬曰驛遞溢觴已  
極夫驛遞流弊誠有之不合咎及開端且云已  
極何也夫省中不可有伏獵侍郎閣中豈可有



濫觴學士乎

文湛持為講官為日不多而能改主上之聽  
一日講次上方加足於膝遇講中有云為人  
上者可不敬哉文鄭重言之上為悚然下足  
肅容以聽使其久在講筵何事不可得之於  
上此等講書方為有益

文之入閣出自特簡烏程雖素與不合弗能間  
也乙亥冊封差旋升少詹文既久次又老憊不  
能乘馬屢托人以三品為請烏程固斬之指已  
坐曰不久此處亦須他到何論三品文甚不樂  
多稱病注籍七月召對試票擬文正在杜門乃  
御劄與試七人而文在其中七人者陳子壯蔡  
奕琛俱烏程所薦乃吏部具履歷以進竟不用  
陳蔡而用文也

文湛持性踈直不類蘇人入閣後余止再晤每  
談無所不及凡票擬及上意如何傾吐惟恐



不盡故人情翕然余獨私語人曰文決非久於  
位者古人不對溫室樹者謂何未幾而烏程用  
許霞城事逐之矣

許霞城譽卿家居已久與之京堂非過科道中  
碌々無奇而取京堂者甚多豈必盡勝許也資  
俸兼論之說特德州與烏程算定以難之者耳  
難許即所以難文也文自恃特簡於溫無所依  
倚但公事齟齬可也甫入政府豈宜樹私其與

烏程論鄭鄂者曰晚生已叨冒至此豈宜但復  
庶常烏程對言從容再議會許忽欲轉南又欲  
轉北而德州疏上矣文猶不察而謬爭之蓋事  
事在烏程籠絡中如何展脫得手

何香山在閣中二年烏程亦頗相安至是併逐  
之何與文辭朝之日即溫開籍見朝之日閣吏  
為溫投報單稟溫云來日二位辭朝恐不便相  
見溫曰不妨至次早行禮畢何與文拜溫亦



還拜一揖一茶之外彼此不交一言真所謂一  
鵬挾兩兔者非耶

黎左巖元寬為浙中督學烏程長子儼干之而  
不盡從亦非能盡拒之也黎實不能盡愜浙中  
人情其為部科磨勘非盡烏程意也黎遂將儼  
書刻揭與烏程作對乃烏程自辯儼為秀才侃  
為童生豈有秀才童生而敢干督學者乎不知  
秀才童生乃官生公子也其目中豈有督學溫

之藉口未可以欺人也

乙亥六月大旱祈禱烏程宿朝房數日未歸寓  
次子侃與惡少年游狹斜為言官所糾事頗猥  
褻宜自引咎乃曉置辯且云侃不幸而為臣  
子衛編修胤文笑語余曰烏程襲王荆石語誤  
矣彼時王縱山中解元宜云不幸而為臣子阻  
其上進之路今云不幸而為臣子無乃阻其花  
酒之興也耶今昔之相懸至此

烏程之結主知亦非偶然甲戌春長山相君歿於戎所同鄉總憲張華東等相約於朝房候烏程求代題給勘合歸里烏程不肯曰此事如何使得衆等各無辭而退烏程入閣即日具揭至次日而准給勘合之旨下矣

王坤之疏及宜興烏程實陰使之將以傾宜興而為首輔也自王東里召對後坤又有一疏二十餘款皆有事蹟上恐疏下又起爭辯乃留中

不下而陳金鉉贊化之疏上矣於是即義皇上人一語窮寃不已以至宜興罷去實則用王坤之言也陳為刑科都給事中適范木漸淑奏疏言獄囚淹滯有旨責刑科回奏陳疏既上傳聞票擬降三級調外於陳遂疏糾宜興甫上而回奏旨下並無降調之說陳深悔之已無及矣初王東里召對時上語宜興曰卿昨辯王坤疏日後錄入史書甚是好看宜興默然無辭以對



或云宜對曰閣疏原不發抄此可以支吾否乎  
上意有在直因事而發耳每見宜興語相知  
曰有我在不妨此任事之言亦召禍之言也宜  
其及矣

殿試分卷在受卷官其實中書掌房者主張居  
多讀卷多人每人分不及三十卷若授意中書  
以書字不工之卷聚於一處而以注意之卷入  
其中不拘分到何人自是第一但得第一則一  
二三名惟首輔之所冀他人不敢尚矣然是科  
江西陳奉來曰夢狀元而改今名如舒芬劉國  
裳者則又前定之數也

辛未館選後言宜興者有曰何地不生才而鼎  
甲三人及會元館元必出於蘇松常淮四府以  
淮與江南並稱四府此何以服宜興之心乃不  
辯此而辯館元日至於選館首名亦別無優異  
末名亦別無差殊安所得館元而稱之夫館元

豈無此可以服言者之心否耶但館元雖有實  
無關係從來亦無以此自標者甲戌曾就義刻  
樹牌扁稱館元及第則又咄咄怪事矣  
辛未館選他未遑論但以南直言之額取三人  
江南二人江北一人此成例也江北已擬張天  
如矣但以吳館元馬張二人皆名士不可去遂  
奪一如而並與之此謂之無私可乎張溥卷有  
塗注字卷完時政府極為懊恨翌日竟以進呈

上疏不駁言者亦未之及幸矣

烏程當宣興在位已自用事宣興不敢較蓋戊  
戌至癸丑十五年前輩也故辛未館選烏程亦  
得至時北直吳慎旃烏程祭酒時監元也鄞縣  
沈憲申四明相君之姪孫而四明即烏程房師  
也又江右本擬朱徽宣興鄉會門生也豐城唐  
館師在內閣卷力薦羅小遜宣興以為年老唐  
忿然曰場中尚欲作會元而今庶吉士反作不



得宜與不得已乃以與罪羅其餘他省多有類此者若非限數限省不知攘臂交口作何光景鄭方水館師入閣偶票一疏內有何況二字誤以為人名也票云何況著撫按提問上駁改乃悟錄是有館負須歷推知之論輕變成法大然營競此亦治亂之一大關也方水師極其博學歷三十年詞林館無他謀畫而居心平恕未必非對症之藥乃以一時之誤為至上所輕

未幾遂卒於任良可惜也

方水師刻有詩集每首自注律詩一首注有十餘行者為絕句云萬曆年間老庶常光宗已

未復登堂蓋己未辛未兩教習也按己未乃萬

曆四十七年明年庚申神宗賓天光宗即

位以明年為泰昌元年九月又賓天乃以八月

為泰昌元年豈己未屬光宗乎大都年邁不

及詳確處有之大段亦無甚錯若韓城之濫觴

大貽嗤笑而 上殊未覺也

庶常字章奏中有改為恒者頗因諱由之謬  
天啓年間魏璫用事因知縣給由借題以處江  
西巡撫遂一切改之迨後又改舉人朱由櫟為  
田櫟此蓋府宗室也宗室可改是為莫賜名矣  
上宗室以由名者何止數百果盡改之則 高  
皇二十字何以設為改由字已謬而無識者併  
及常字果爾則高瞻祁見祐厚載翊何字不當

諱至 高皇帝之元字尤當諱也何槩不聞諱  
而獨諱常由二字乎戊寅講筵講由也可使從  
改一節講官讀由為咎繇之繇 上諭以不必

因傳諭閣中見在九廟單諱下一字其桃廟惟  
二字相連乃諱則熾基等字亦不諱也此諭未  
經通頒乃謬諱如故矣我朝諱字原甚踈濶  
英廟諱鎮而邊鎮之鎮三百年未嘗改也即  
武廟之照字書本從火未嘗諱四照者故自



世廟至 燾廟百餘年照字如故而今乃追諱  
為炤甚無謂也

昊天上帝人主所尊敬但從來無高擡之例即  
祖宗等字不過與皇上並擡今 上謂與祖宗  
並列意有未安今章奏遇祖宗字各加高一字  
誠哉尊祖敬宗之意至天與上帝至尊無名安  
用高擡意欲尊之而反下同於人類適所以褻  
之也

孝純皇后 上生母也崩時在 神廟年尚未

嘗傳寫御容幸已忽傳 上意於新樂侯家求

子姪似 孝純者一人據以傳寫乃以新樂侯

弟某貌為酷肖遂寫成大軸繇大明門迎入此

何禮也無論男女年歲之殊未必盡與相符即

甚似矣果可認為真否 上意又嫌於獨厚生

母又別為 先帝御容及今博平侯家亦求一

人似 孝元皇后者一併傳寫迎入夫 孝純

御容偶得於新樂之子弟既已奇矣乃孝元亦依倣為之豈倪天之姿定有一親屬宛肖以待夫後來之傳寫乎不知先帝御容又以何人為的據也此等典禮決當諫止而竟無一人言者

進御容之日上出甚早百官多未到者時德州已入閣矣亦未到乃上揭參班後及裁縫參班後以其赴寓遲也參裁縫以其綴繫不堅臨期而落也此等舉動書之史冊可發大噱大臣凡事當自引咎不可諉罪於人况諉之下役乎雖微事可以卜相業

德州掌銓凡德州人不令來選來選者輒得劣地歸德知府楊本鍼操守治行俱無議大計忽以浮躁處河南山東人俱不知所從來久之乃知一鄉紳府佐有一揭在德州處止以本鍼為同鄉不得不處夫官評不憑撫按而憑劣紳之



仇揭冢宰之執法安在也即以同鄉示公詎足  
述乎

德州內附烏程步趨不爽於同鄉中獨厚宋鳴  
梧父子跡其所為又未嘗不縱不徇也夫內植  
黨援而無閱輕重之人苛求以示公此輩心事  
真不可令人見也

張瑤號海湄開封府推官才品亦卓然第負氣  
不屑為人下卒未考選至京例見同鄉諸貴時

高磴齋為僉憲宋氏父子在垣中其門後有所  
需索亦事理之常張自負吾同鄉也不惟不與  
更怒詈之高與宋俱不悅及考選之日以宋九  
青玦為吏科而黜張為同知其實兩人治行不  
甚相遠一旦抑揚太過不平之鳴所自來矣豈  
獨張之過哉高宋諸人與有責焉

張指宋為倩人代書徃日 神廟中多有此事  
蓋官評久定借考試以結局其倩人代書皆驕

貴之態非不能書而假手於人也。宋或有此事亦未可知。張上疏後，宋自辯寸心不死，而腕猶存云云。上竟令覆試，與前卷無異。或云宋之原卷非已書者，已潛易之矣。宋覆試疏得旨如故。張繇是降河州判官，孔有德陷登州，張被殺。贈太僕寺少卿。

張疏論鳴梧云：青瑛非世及之官，既以私其子，又以私其猶子。宋辯云：年家兄弟相呼，乃仕途之常，而必加人，以不可受之名。余窺鳴梧刺書宗伯，攷刺書宗姪，俱不著姓，似非年家通套。二宋在垣中，雖稱兄弟，後各遇艱在京同時者，不多日之普本以館資在前，丙子以父艱回至。戊寅服未闋而攷轉都垣之普，聞之不樂，遂成嫌隙。後入京，攷轉大理少卿之普，歷都垣，僅陞僕少，益不樂攷。旋陞太常之普，即陞副憲，以傲之攷。未幾陞刑部侍郎之普，乃陞戶部侍郎，以



班更在上傲之互相爭長余壬午入京二人俱處分去識者告余謂其釋氣

任者秦沂州人鳴梧之兒女姻家辛未為余同年而其人老矣又太長厚第後在東城一錦衣家踰年來選復館其家余語以宜過西城寓選有地方便於縉紳接見任竟因循不果後選得雄縣令謁之普用弁帖又不跪之普大不然之到任未久嗾巡鹽御史劾之降調復陞令屯留

卒於任余時奉差及旋京問之普何不為令親地之普云甚以為媿當日曾言之主者主者云吾劾疏損一甲科若別有一甲科相易乃可舍之因向余嘖蹙云却教小弟何處尋此甲科余知其支辭微笑而去

丁丑九月車駕闕城總督京營成國朱純臣及協理陸完學以營兵屯劄宣武門外上臨視大加稱獎於西南城樓召二人各賜以酒三

杯、用金梳便以梳賜之至是而培城議決培城者以南城太薄培如內城殊不思南面有城尚嫌其薄東西北三面無城何以不論真無益於勝敗之算也

初出閱城余知必且培城蓋前此議之久矣培城未已又濬大隍於五里之外壞百姓冢墓以千萬計工竟未成而止又以外城無牛馬墻諸內瑞認助築此計甄萬、力不能辨乃以土築之塗以石灰墻既瀕隍霖雨時作不旋踵而圯歸隍中矣王者守在四夷况三百年來之京師金湯鞏固豈待後人之增加耶

戊寅四月六月八月皆有火藥之變而四月為甚石板平起空中人家醬甑或移寘屋脊而醬不傾騎驢過者人驢俱在空中驢腹腸潰破而人徐墮地無恙似有物憑之者也八月正值太學丁祭陳井研為祭酒黎明祭畢飛甄及陳之



肩而未傷三次余皆在寓所有聲自遠而至地如簸揚繇門牕殷而過說者謂火藥至精則能自焚年來礮作極細寘少許於掌中焚盡而膚不傷精之至也是時內操方盛無歲不變而戊寅為甚迨後辛巳罷內操年餘而火變亦絕得非以類而相召歟

四月之變火藥飛至西山其下如雨須臾地上厚寸餘也監督主事劉某飛石傷足甚重是日

約御史宗學朱同往偶有他故未往得免余見宋賀曰年兄必有殊福宋尋出按山東明年正月二日濟南城陷死焉死生信有地也

遵化知縣秦世英己未進士忽調蓬萊蓋以遵化經己巳之警不為善地登州僻處一隅可自固也未幾孔有德發難吳橋旋破登州世英死焉朱之裔京師人為青州道僉事戊寅冬有進表差以青州空虛移家寄濟南城破之後母妻

妹皆死於井而青州故無恙也之裔後改名之  
馮以此見禍福之來非人所得而趨避矣  
中貴有玉犀帶而無金銀花素之制其玉犀亦  
非品級所宜得也 租制極於四品安有玉犀  
但因貴幸而賞之雖玉犀非玉犀也累朝相沿  
已為定制今 上辛已創為定品乃自花金以  
至光銀等帶皆有之又為定補服斗牛飛魚而  
下以各色異獸分品或云御製有歌未之聞也  
是真以為官矣每朝時牽馬一人繫光金帶馬  
机一人繫光銀帶余謂寧可濫用玉犀未可濫  
用金銀此預政之漸識者懼焉  
自宣興師再入 上不信中官禁朝官與中官  
往來曩日兩闕及承天門端門懋足之地皆不  
得入於體甚正其實結交近侍不在此也此等  
中官有何可結終年往還居停不過一餐饋送  
不過一金彼密通輿援在不見不聞之中有以



千百計者孰從而致詰乎

黃石齋朝參不坐中官房間有用帖處不用通家字自持甚嚴余不盡然之竊謂坐亦無妨通家字亦無妨也人貴自立耳此等處有何干涉嘗見一中官安坐時再三稱不敢又云通家侍生不敢令人失笑謂此輩足與較乎何其不廣也自余壬午再入遂禁往來亦省都却許多周旋恨石齋不在此不知如何快愜

丙子 變將出以張元佐為侍郎撫治昌平三日尚未行同時所遣提督天壽山中璫即日北行上謂閣臣曰內臣即日已行而朝臣三日尚未動身何怪朕之用內臣耶閣臣默然此年昌平城陷乃內臣強巡閱御史王肇坤開門納假兵而起內應者閣臣何不舉以為辭豈其驚於天威而未敢耶  
張彞憲之總理戶工二部所司不過稽核非有

出納之寄也且初時尚坐部堂迨自立署絕不  
至部朝覲各官即有錢糧相閔遣吏投冊可矣  
乃相率而詣之行見部禮至於考選各官以功  
名所係趨之尤急拜伏堂下了不知耻異日朝  
翔言路責其風節不亦難乎况欲取館負於此  
中為異日輔弼之用如何使得

中堂體統不為不尊即吏部尚書互閣相見必  
候門吏跪稟稱某官見然後得入中堂出閣至

花臺相揖立語而退無入閣就坐之禮至於總  
兵及兩司會敕俱報門行跪禮王弇州云兩司  
於中堂無跪禮豈未之親見耶夫閣體隆重乃  
爾何事不可為乃居其位者動以本朝不設宰  
相為言及至恣睢行私則又莫敢誰何是居事  
權之實而隱其名也彼遇事推諉及竊弄威福  
者亦復何怪  
掌房中書其勢不得不通內府閣中諸事皆與



文書房相闔一刻不通則內外懸隔政多齟齬然以濟事則可以行私則不可是亦存乎其人耳其人果端即以此輩通之不害其為公忠如峻其界限槩示屏絕一事也不能做

翰林講讀而下至閣外報門而入中庭而揖儼然屬禮舊例管誥敕則官雖講讀而下不報門先入揖畢過東各官方報門入揖然誥敕止六員率先儘宮坊不能及講讀而下已卯衙門人少王炳藜邵韓芹城四維俱以史官管誥敕不知果如儀否但史官執屬禮未為過也新中堂謝恩尚未到任與史官何與乃相率詣精微科揖此一事甚無謂所當改正者也

宮坊入閣內平揖送出自尚書以下皆同但送出相讓有過屏不過屏之異然出閣時中堂讓尚書先行侍郎不讓蓋從來中堂皆尚書銜故不讓侍郎耳今以侍郎入閣者儘多而不讓侍

郎可乎舊例六品官坊列衙在講讀後自萬曆已卯改列於前蓋中堂以官坊非屬自以意改之非舊制也

舊制衙門自學士而下俱有其官講讀學士五品光學士五品而作四品張江陵王太倉俱以庶子升學士即陞正詹侍郎不歷少詹也壬戌諸公三年尚轉講讀乙丑以後并講讀不轉止以久次得為官坊至辛未乃並贊善而無之衙門官自學士而下止為兼官並不正授其故何也

古學士有朱衣吏雙引單引之制今代無之惟講讀以上例用紅鞍籠司業講讀單引贊善以上雙引是亦古學士遺制也

錦衣官屬太濫至千有餘人其旗尉効有年勞者皆得補官層累而上而最冒濫者為東廠理刑黃緣徑熟郎一赤棍不數年位至極品如喬



可用者是已其例不繇南北二司者雖官都督  
不得稱堂上官即北司較南司為重然惟富者  
得之其選可知如可用亦繇司轉而稱堂上官  
者也為吳昌時居停以此革職提問余謂此帶  
刀宿衛之選宜稍鄭重之非世蔭勲戚不得推  
堂上官其出身旗尉者雖有年勞止許帶俸庶  
幾其少廖乎

錦衣惟

世廟宸重至

神廟末年北司生草

無一繫詔獄者至天啓年間又太重矣今上  
錦衣雖無大恣睢而詔獄接踵雖款輕之而不  
可得也

戚畹皆於堂上列銜而不與衛事亦不至衛到  
任勲衛亦然惟皇太子侍衛乃用戚臣何不斟  
酌此意掌印辦事間及勲戚惟其人之可用與  
否無俾例拘蓋神廟時亦嘗用成國之弟矣  
不猶愈於市棍乎

錦衣詔獄雖與刑部不同然亦伺上意旨所在而加輕重也如王世盛鞫問巴縣家人竟至忤旨非持正也上一面溫慰勉留一面嚴鞫家人安知上意所在至熊漁山開元下詔獄獄中具款累錦衣匿不以聞則以相若之寵未衰也嚴刑之下蒙蔽反甚於刑部徒使怨歸於上耳

章格非正宸叅巴縣下刑部次日王炳藜偶晤巴縣云成就老先生作文潞公矣巴縣艷然不悅曰這箇皇上如何做得潞公退而具疏滿紙不平之氣無一字申掾夫潞公所事非庸主也以  
上為過於仁宗乎以  
上為不及仁宗乎諉過於君以洩私忿甚非大臣之體

巴縣在閣中二年糾者甚多而不能動搖至鳳陽失事糾者益多以揚崑岑為巴縣座師也揚之死比失陷城堡律亦未確其實受巴縣之累



而巴縣佐政如故是年冬陵工肇興閣中隨  
例捐助范木漸署工科乃出疏駁正言陵寢  
失事實繇崑岑崑岑撤防原因巴縣使巴縣不  
擬此旨何至失事在他人可捐助在巴縣不  
捐助也巴縣素稱利口到此亦失所措乃上揭  
引咎而上亦遂免其去范曾以王維章事參  
已縣至是踰年也

楊崑岑名一鵬為蜀中司李時曾遇一異僧至  
甲戌為淮撫已經二十餘年忽遣人送書則四  
絕句也皆歸隱之意未幾禍及楊死數日主稿  
郎中紀克家在署白晝見楊入遂仆地昇歸未  
三日而卒其精爽可畏如此于忠肅不至是也  
紀引盜陵樹律雖無共盜之情云宜乎楊之  
見形也

皇陵失事地方官當任其咎然撫按官非專責  
豈得與內璫同罪竊謂此案以內璫楊澤當失

陷城堡律而撫按量從遞減庶得其平乃言者以事屬重大將借此以去二輔遂曉于溫之親指王之座師各加力攻此意何能揜主上之知宜乎揚辟吳成而二輔仍如故也

乙亥春成德為滋陽令庶子倪鴻寶元璐上制實制虛疏與少宰張捷爭辨又皇陵失事言者紛三月二月余過滋陽成示余刻成章疏並問通政司上疏事宜實有建言之意其後偶處府

廳一二積役任事太過府廳忌之遂言於巡按御史禹好善而劾之又恐不坐貪酷或挈他不例故造列多款然而在任清操不可泯也成既被提入京欲伸前志每為范木漸所阻迨范以艱去而成遂奏揭紛出小題大做矣成事上亦疑之遣人至滋陽訪之百姓言屈者十人而九已有昭雪之意而成在獄中構訐不已又遣毋各處投揭至隨烏程之輿詬詈至



朝門烏程具揭 上乃命於長安門杖之六十  
繇是不待追賊而以發戍結局蓋烏程亦畏之  
也

己巳之變自嘉靖庚戌而後僅再見烏但士馬  
物力仍足相當袁督師初至一戰人心始定迨  
後鈐制諸將不為無見而袁為人踈直於大璫  
少所結好毀言日至竟罹極刑厥後滿桂總督  
一戰而敗安見鈐制諸將為非宜哉乃京城小  
民亦羣然以為奸臣賣國此等事人多不敢言  
之  
袁既被執遼兵東潰數多皆言以督師之忠尚  
不能自免我輩在此何為蓋袁在遼左竄得將  
士之心故致如此 上乃出諭謂暫令解任聽  
勘而先入言深卒無轉圜之意其後再踰年而  
有孔有德之亂得非傷遼人之心而然歟封疆  
之事自此不可問矣

毛文龍之死何所關於成敗之數自袁敗而議者執以為辭於是連及大學士錢機山龍錫連入獄論死初華亭陳繼儒曾贊成誅毛帥之議錢既論死其家子弟日至陳家加詬厲也辛未大旱上釋死罪六臣機山與馬使其當近日韓城宜興之間豈復有餘生哉乃知人主用法以漸而手滑也昔人之言曰恐他日吾輩亦不免此言真可惕然思已

蘇有功毛文龍營中總兵原名毛有功文龍死東降後被擒解京在楹車中飲酒放歌旁若無人及被旨處死而其夜自演象所逃矣究其故乃解役於途中每夜放出說書至是亦然遂忘收禁而逃也解役抵罪五城及東司房出示懸賞杳然無蹤三月後乃於邊外得之解京正法臨刑猶丐酒不已亦奇事也  
余孝廉時見假孝廉二人一張致樞一楊震寓



皆曾相與致樞假富順相潭二籍辛未揀選為  
一富順孝廉所發乃一書辨姓在因致樞卒於  
京娶得其妾據所遺監引而假之震寓不知所  
假何人曾住濟寧半年後居儀真與揚州孝廉  
結社遂從儀真起文會試選得鄖縣令為僕役  
分銀不均而事發二人俱大辟揚尤久假至十  
六七年天下事何所不有  
癸酉秋決之日上素服在建極殿與中堂諸

人相商極其虛懷而烏程無所平反大負主  
上哀矜無已之意也內一人徐兆麒遼東人曾  
以孝廉署濟寧學官甚少年為陝西華亭令到  
任僅七日而城陷於賊此不當在矜疑之列乎  
上於此頗費躊躇而烏程初無一言立視其  
死乃知年來操切之政多成於下不盡成於上  
也  
楊武陵之棟用實借徑於田貴妃是時與中

宮不相得 上亦久不見 中宮故武陵因星  
變上疏陰含譏刺未幾而武陵入閣矣後有悼  
靈王一事楊在楚中督師疏請持誦華嚴相隔  
僅旬月耳異哉桴鼓之相應也

薛韓城之用烏程陰薦之故以僉憲驟登政府  
至其敗則未有知其繇者 上嘗與韓城言及  
財用匱乏韓城對以外則卿紳內則戚畹在鄉  
紳者臣等任之在戚畹者非出自獨斷不可因

以李武清為言遂傳密旨借四十萬金再萬二  
駙馬各一萬而周田等近親不與焉此旨間有  
抄傳復嚴禁之李氏殊不在意而替之日急武  
清死復及其子國安提家人追比久之國安亦  
死而追比未已周嘉定乃其兒女親也上疏為  
言又奉嚴旨於是李氏盡鬻所有其房無人售  
則折毀費之內閣中書揚餘洪周國興者亦李  
氏親也教李氏云有形之產既盡即不上納將



如之何久之韓城偵知其故密以聞上因年

終舉劾兩房官舊無此例始遂劾二人閑住有

旨各廷杖六十二人老矣即日死翌日韓城夜

歸下與見楊周二人在門內忽失所在韓城懼

而計無所出是時戚畹人自危後因皇五子

病亟遂造為九蓮菩薩下降之言九蓮菩薩者

孝定皇后夢中授經者也覺而一字不遺因

錄入佛大藏中旋作慈壽寺具後建九蓮閣內

塑菩薩像跨一鳳而九首乃孝定以夢中所

見語塑工而為之寺僧相傳菩薩為孝定前

身其來久矣至是言皇五子見菩薩來甚怪

上之薄情不念先世親屬云又言如不從此

改過將來殤折不止一人還都要喚去大都

上未嘗至皇五子病所皆諸人撰造節次遣人

傳報上大懼於是傳諭停止迨比復武清侯

爵而皇五子竟薨乃心念此事皆繇韓城發端



歆誅韓城以謝 孝定在天之靈會垣中袁忍  
西疏糾韓城遂有成何糾章之首而翌日列款  
以進矣袁疏皆一時掇拾其於韓城毒惡百未  
罄一乃 上意先定於是楊馬二長班下獄鍛  
鍊成案遂令御史郝晉勒令自盡韓城將死曰  
吳昌時殺我其實韓城之死始末如此非盡昌  
時之力也

韓城初罷

上令人潛伺有何人先至其寓中

書王陞彥往焉遂執赴詔獄陞彥孝廉試中書  
撰文者從無掌房之例庚辰闈後與梁維樞俱  
轉尚寶丞或欲依附韓城以就功名但轉未數  
月亦無甚事也其招辭皆憑空結構為之陞彥  
松江人吳昌時之甥也赴市時語人曰此家母  
舅為之我若有言便得罪於名教矣陞彥死後  
乃見夢於其妻曰汝二年後看小報應三年後  
看大報應至癸未昌時死西市所謂小報應也



未知所謂大報應者何也

韓城之死正坐賊九千兩將何以處夫嚴分宜也韓城之陰賊險狠死有餘辜但不正名其罪而以懸坐之賊殺之何以服人刑政之不平無甚於此者矣余非為韓城訟寃也未幾而有宜與之事分明殺得手滑後來何所底止上召雷演祚方拱乾此宜與得罪之始也迨吳昌時廷鞫後始令催來候旨明乎罪因昌時故諸臣言昌時么膺小吏上曰昌時是么膺難道周某也是么膺厥後刑部擬罪舍昌時而尚言封疆明係逢迎上意而致之死夫封疆則有之矣豈宜與一人之罪且視師不過末一段事始終封疆者自有其人與宜與何與及至旨出則又不言封疆而言機械機械者罷內操撤廠衛皆機械也此內璫所日夜文致於上前者至此亦不覺流出筆端矣



壬午余入京正值救下譴怒之時廠衛因此而  
復當召對時宣興不在朝次日始入此中情事  
宣興豈不知何至一味逢迎作此等處分况以  
此復設廠衛上之疑自此始矣此時正言讜  
論爭之不得而去何等光明何至成禍乃苟且  
委曲而獄聖諭行之余初疑諭自內出至閣取  
原稿覽之乃閣中所撰也至廠衛既罷復設亦  
絕無一言至冬底乃借廷杖衛鞫以快私忿何  
歟易曰知幾其神乎其孰能與於此

宣興進言亦甚有法如黃石齋一事本因上  
問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何以能至此宣興奏曰  
飛在當時固是忠勇然亦未必盡如所云但因  
秦檜讒搆飛遂不得其死後世憐之所以說得  
飛更好就是古今所無即如黃道周皇上罪  
之甚當但此人素有浮名亦只是做得時文好  
故一時文士多稱其美今在瘴癘之鄉一旦不



保則後世亦止知憐他就與岳飛相類上微  
笑而不言蔣晉江因曰道周在獄踰年只是讀  
書及感戴聖恩曾手書孝經百卷各有題跋此  
人大要還在忠孝一邊還望皇上赦他上  
曰既是卿這等說豈止赦他就用他也不難翌  
日降御劄云永成黃道周罪無可逭今特赦免  
前罪著以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以見朕  
重學惜才赦過宥罪之意

壬申畢司農之入獄也救者多人單疏合疏共  
四十餘而未有允意最後吳和受甘來疏曰自  
嚴之罪豈獨在蒙狗哉敫歷多年不能保其終  
罪一也自嚴不能保其終遂致皇上不能全  
其恩罪二也望八之年匍匐入獄萬一瘐死獄  
中使人疑皇上之薄待老臣罪三也疏上翌  
日遂令寓所候議是上未嘗不受言也存此  
二條以為諫法



宜興師再入即欲起張鳳翔益其人素冒東林之名也久之上意未用至壬午冬乃召入問以諸臣舉爾知兵其具以對鳳翔如不聞者但言水陸艱阻之狀上不悅令部議及疏上有黔技已窮等語痛罵一篇宜興乃稟駁一旨意若深求而實指以破故於是削去前疏單言耳瘡矣鳳翔告余曰不意宜興如此之妙坐此留用補兵部侍郎又前此六月省獄改其子幼安死罪為遣戍其受恩深重至此

上即位以來命相三四十人其中非無賢者求其精神提挈得起者惟宜興與烏程二人但俱不軌於正耳其初入門更無少異惟宜興近和烏程近刻其以自遂一也烏程最久不露破綻大意主於逢迎其後轉相摹倣不離烏程一脈雖精粗不同其揆一也天下事的確是這箇人壞了



孫松石三傑有意去韓城了丑乃發舉人曹鳳  
禎一事文衡之子而劉澹石安行之婿也更有  
韓源為之房師一疏而累數人而韓城無恙也  
韓城當日為禮科都磨勘之際未免為澹石之  
意居多則韓城當先受其咎然而韓城但以此  
去則韓城不死矣天意留之以甚其禍也其後  
覆試上自命題不義而富且貴萬物皆備於  
我矣其文頃刻而就閣揭云覆試雖通仍當草  
去舉人蓋留雖通二字為異日展辯之地也

上乃親閱其文塗抹數處無不確當改為覆試  
支離真支離也即其首篇有承前人餘蔭等語  
蓋自寓為文衡之子也於題何涉非支離而何  
不意聖鑒亦精於時文也

曹文衡為薊遼總督草職為民而去豈宜樹坊  
乃以此與縣官不協遂至掌縣官之面縣官捉  
文衡杖之二十寘於獄此河南鄉紳驕橫之報



未幾而有苗思順楮泰初之事皆河南人也衣冠掃地矣

閣下書刺科知道反舊例也萬曆中有上疏爭之者未能改也王已縣曾被論有持其通家侍生帖在外向某武弁作何事者王自辯衙門有體即在內科道不與以侍生矣垣中諸公憤至形諸抄叅未幾文長洲入閣乃槩用通家侍生於是臺省諸公翕然稱之而體局遂為一變矣後此入閣者欲仍舊則不敢槩用侍生則不甘乃改用通家生夫通家則有之矣安有身為大臣而在廷言路無一人不通家者此其虧體殊甚皆自長洲開端長洲雖賢吾不敢諛此一事

宋之雋山西人登州僉事梁衡為萊陽知縣皆當孔賊畔時有守禦之功其後因爭叙不和遂至互訐宋訐梁九十八款梁訐宋一百零二款



但宋富而梁貧故梁入獄而宋僅候問有何不  
得已之事乃乘陳啓新直鼓之日投疏求正直  
言官勘問親跪啓新垂涕哀求繇是問官不敢  
為梁伸雪至擬辟坐賊二萬梁在萊陽僅一年  
乘城守禦乃有八月其餘日即日受百金不至  
是也宋本與陽曲王府結親而又為禮部未幾  
奪襲事發邊戍人咸快之而梁罪如故會曹璫  
清獄乃豁贖遣戍梁至不能具路費同年歛銀  
濟之而宋在京舊有典舖賄賂把持黑獄瞞天  
舉朝畏其反噬甘心出閹尹之下世道人心至  
此漸滅盡矣

陳啓新跪於正陽門外實繇曹化淳聞之於內  
自古小人進身未有不自中璫導之者也獨怪  
正統年間曾有淮安衛軍丁某以訐奏授垣中  
今二百餘年復有此事亦出淮安是何風氣但  
丁後以奪情入郊壇論戍遼東而啓新被劾乃



獨逸去斯一大闕事也

淮安人文寥々顧多出高科近年若丙辰之丘  
可孫辛未之夏曰瑚皆是其年不永亦甚似至  
清河小邑無城僅々黃河坼上一邨落乃有狀  
元丁士美生焉其地淮黃交會風氣所鐘信有  
之矣

天壽山真大地蓋他處之山不過一山此山西  
自大行東連山海層巒疊嶂綿亘數千里余嘗

上陵望諸山之氣鬱々蔥々石之骨脈極其

龐厚卜年卜世之祚固未艾也諸陵各占一山

惟長陵規模甚大德陵甚草々面前有橫

嶺蓋定於倉卒不及細擇也

皇陵之變燒燬明樓此見於邸報者也有自彼  
來者云寶頂被穿一穴不知深淺地方官多諱  
言之自此連陷藩封皇子繼薨得非根本之地  
有所搖動而然歟承天陵寢陷在賊中相傳未



動正自未可知也

辛巳 上再幸太學復命詞臣刪纂六子邵周二程張朱余晚至分得朱子數卷多駁辯陸象山語余竟學者意見不同不妨各存其是不必自樹藩籬專事攻訐如象山者豈異端者流乎乃煩此呶 示人以不廣也余一切刪之為朱先生恢度然 上之為此實因欲令道士章醮故以此崇重儒術俾言者不得借口耳

章醮之舉為中外多事將以弭失求福而要之事天以實不以文殊不在乎此也每遣羽流於南城為之 上與 后妃密往行禮自文華殿西夾道中往來一日有部僚接本在會極門忽傳 駕返遑遽避入文華門西直房於牕隙中窺見 上乘小輦，前立兩宮娥端麗無比其次 后輦又次田袁二妃輦歷，見之甚真不知 上亦窺見其在直房中矣俄使中璫至問



何人以姓名對 上復遣諭之至外勿言也  
田妃父弘遇陝西人久位在京曾為千總官其  
妻吳氏妓也田妃亦非其女乃有此一段富貴  
在京無所不結納每科遺命下徧拜之設筵以  
款科道皆樂與往還弘遇誕日各聯儕類往祝  
一日高鸞磯名衡為錦帳列余名以往田忽投  
請啓邀致再三余力辭之後告假往南海迴至  
濟上避賊居三月余方告病在里竟不往拜總  
河張玉筍語余曰田在此是客何不往拜余答  
以在京從不往還且田太宰認為同宗前叅太  
宰時太宰欲挽弘遇講和弘遇遂巡不敢至也  
何以拜為然田是他客往 問余至臨去登舟  
乃自來拜余 至舟邊還拜而已  
田妃能書甚有機智誕日在四月丁丑遇早  
上方齋宿武英己半月矣至是欲暫還宮妃遣  
人力辭曰正為誕日不宜還也庚辰辛巳之間



大璫曹化淳輩使人於南京揚州用重價得歌  
舞女子數人 上甚寵之即辛巳冊立為嬪者  
是也緣是累月未與妃相見妃乃手繕疏諫  
上批數月不與卿相見學問視昔大進歌舞一  
事 祖宗朝皆有之非自朕始也云云此疏竟  
在弘遇家每持以示人臺省諸公多有曾見之  
者  
吳阿衡河南人初第時娶弘遇妹為妾近為薊  
遼總督有疏言其飲酒多近婦人者上疏自辯  
稱臣之妾即都督田弘遇胞妹娶已多年臣近  
得陽痿之症云云此何等語乃入之章疏可謂  
大無禮於吾君矣又山中走出一熊為兵士所  
得乃疏陳練兵之効未幾全軍陷沒  
上初幸妃宮謂之鋪宮田已立為貴妃袁乃鋪  
宮相去七八年袁固 上即位時與田同選者  
也袁僅生一女寵愛去田遠甚即弘遇聲勢赫

奕喜與朝臣結交袁之父名佑謹飭自畏不敢  
輕見一人往，相反也

田妃宮謂之承乾宮袁妃為翊坤宮翊字即

神廟帝系累朝相沿不聞諱也壬午余在東安

門即東華門袁同守門得與袁晤因及宮中事

言袁妃近作一紫檀紗厨費七百合金其管事內

璫奏曰奴婢為娘，節省三百金如萬歲臨

尚宜云千金不可言少恐炤樣再作便作不來

後上見之果問妃對言千金上細視良久

曰果值千金前中宮以千金作一厨尚不及此

蓋宮中費用大畧如此只憑內璫口中或千或

百無處稽考

袁又言上住乾清雖時過后妃各宮至暮

必歸乾清然後宣召后妃不奉宣召即各宿

其宮不至也此本朝制度之善即妬忌無所施

矣又言上寢處木臺高丈餘以階而升上作



板屋內設牀榻又言內中多藏異物歲一閱視  
出之於庭有瓜子長五六寸濶稱之不知何地  
所產計其瓜當大於間屋此古來史傳所未聞  
也

戚畹遇節宮中皆有賜其家則進果盒或五六  
十副或百副視所賜以為多寡大要以千金出  
則以五六百金入矣每季皆有賜衣少者三四  
十端此皆所當議省者也袁在門時有冬衣之  
賜內監所行紅面揭帖首開翊坤宮字後列段  
絹數日時袁妃羞內璫至與袁語良久人不得  
聞又數日妃偶病袁於家設醮事三日三夜以  
祈福云

乙亥七月召對止賜瓜果自壬午以後乃出內  
饌每衙門量人數多寡或二分或三分每一分  
為肴菜二盒杭飯一盂精而足用不似光祿之  
虛靡也

日講每次有酒饌初次設宴以後每人折銀一  
兩俱光祿寺辦戊寅東宮講讀該寺炤例辦  
宴及講讀畢東宮諭云先生每喫茶已設之  
宴一時撤去殊為非體夫預教元良何等大典  
國家不經之費不知凡幾乃恠惜及此乎此萬  
萬不當議省者也

丙子二月十二日經筵屆期諸臣俱候於文華  
門外而大雪不止至午後上不出傳免午門

外設宴已久遂一併撤去余時當展書頗憚其  
難戲語同官曰經筵進講不過老生常談何如  
將此宴便賜諸人豈不省事旁有一內璫贊曰  
此位老先生講的是大雪如此只是賜宴即與  
經了筵的一樣同官皆笑余因述今早來時遇  
一宿科省員於長安門彼此班後相問其人曰  
怪得雪中如此早來原來今日該喫經筵且說  
經筵如何可喫與經了筵之言正相類也



戊寅春經筵講官王鐸講聰明睿知一章分疏  
敬信悅字反語太多言時事又有白骨如林等  
語講畢上怒責數言謂其敷衍數語支吾了  
事全不能發揮精義云、鐸出案前待罪良久  
上命起來又忘却謝恩次日乃上疏謝其次  
講尚書者乃黃綱存錦聲細而哀無一字可辯  
上不懌而罷同官衛紫庵胤文語余曰黃前  
輩講書恰是哭了一場余曰正為王前輩講不

稱旨可為痛哭者此也

丁丑編修劉正宗失去銀帶衣物久之乃得於

一典舖捕後偵其所自乃中書吳某忘其所當

及於武英訪之又無姓名蹤跡且久則積年大

盜也有妻妾數人延西席教子每日扇馬道上

拜客夜即為盜有繩作軟梯無夜不入人家曾

盜黃綱存家銀數百兩又盜進士李白池衣箱

中多物會余赴一席同年金壇王有三誣諧狎

出言射覆者畫一中貴踞牀是為獨坐無聊又  
畫女陰數十惟一無毛是為光陰有幾時有三  
方為中書余因曰弟有一言年兄莫怪問何言  
余曰近日劉家失盜其姓吳者不知是中書賊  
又不知是賊中書於是合坐大笑王亦笑無忤  
也

余第後觀政工部曹葆素改名珍尋為大司空每

怪進士入署不齊揭示司務火房有寥寥十八

負等語尋值祈禱預戒諸進士分為兩班須皆

齊到一日行禮既畢余方到則止二人行禮乃

無錫馬君常世奇安陽尚大倫也稍間止

有二三人續到遂相率散去余戲謂二君曰不

意曹老先生約束一番乃公馬上得之也

庶常每日進館無力顧長馬多是暫顧至館日

斜出館須遣役至棋盤街顧馬接歸一日諸人

俱散余自內出見馬君常羅小遜在二門外余



問何為不去二人云方遣役顧馬立語久之某  
後來復云今日操無馬余笑謂曰此處見有一  
馬一羸何得言無羅張目指余曰這箇人馬惟  
笑而已

館中初以李豫石為長閩音不甚正每晨說假  
以給假為即藉以王邵為黃笑以趙之英為醮  
資英英字讀近仍每遇二人不入館則預做其  
說假之狀以為戲笑然李端方厚重不為詭異

復饒經濟之才館中雖多人余所服者惟李及  
吳默寘太沖二人而已

羅小遜好稱王子安滕王閣序故序余使鄴吟  
亦云昔王子安矜落霞秋水之句云云在館時  
更屢言之一日冬寒嚮火復言及此而所衣絨  
裘不覺被焚余戲曰弟亦有一聯曰火光與褐  
袂齊飛羊毛共炭灰一色

沈憲申及倪鐵山皆大鼻程端伯衛紫庵共為

律詩咏之略云何物崔嵬起面間土星高挂大  
於拳稱來重有三斤半打匾猶餘五寸寬又改  
杜詩云鞭條日暖龍蛇動破扇風微燕雀高朝  
罷驢尿攜滿袖詩成狗屁在揮毫京師脚驢多  
於沙塵中遺尿既乾經踐仍復成塵則乘風而  
起穢氣逆鼻所謂驢尿攜滿袖也初鄭方水師  
每入館甫及未刻即出惟豐城唐師久之不出  
同館苦之迨壬申秋鄭師入閣一日值程有事  
欲歸而唐師至申未未出程乃吟曰人生有版  
須當打枚卜何曾到老唐蓋院堂有鐵雲版必  
擊之而始散也此數則俱可資笑

癸酉八月朔閣試商霖賦題本明白乃有用  
祖宗 皇上字高擡者吳澹人禎套用北山移  
文曰騎箕之精肖象之靈云 移文似非賦體  
前此試視聽言動四箴乃有用程子四箴次韵  
者又遼師凱歌四章有 云閃電飈馳霹靂轟



此成何語雪夜入蔡城歌行有用登牙二字者  
牙大旗也唐節度使門有牙旗如今督撫之儀  
故其內城曰牙城今裁去城字如何可登余嘗  
曰此即彈琵琶唱山之流蓋俚語言彈琵琶唱山  
坡羊也張天如自負名士視同年如蔑有乃其  
閣試賦得兵氣銷為日月光首句云不把高官  
奉武人其餘稱是不欲盡言之昔人以翰林院  
文章光祿寺筵席教坊司彈唱並言殆謂此等

非耶

曹秋林蘊清未沒半月前一醫者見之語人曰  
此公不過一月候視其口每恒張而不合也時  
方無恙人不信之未數日而病十日餘而歿  
病中同年視之纔一張目即合忽作鳳皇賦至  
三十句條理井然極其奧博俄而寂然間兩日  
而終  
同年曹天錫偶於寓所之側見一婦甚美使人

偵之則夫沒且欲嫁也以五十金得之其婦日  
索衣飾曹極力奉之未幾以天且暑別遷一寓  
婦親擇多不如意最後一寓稍遠乃僦之婦先  
往曹在舊寓發諸囊會天雨久之未完迨完  
而往則婦與細軟俱不知所在矣曹大駭天已  
暮無可如何明日至其嫁處訪之杳然無蹤曹  
甚悔恨越數日其婦忽從外至曹欲執而尤之  
絕無懼色大言曰我本有夫婦人被汝強占多  
時速寫兩無相干一字與我不然與汝到箇是  
處曹默然久之有殿呵者過婦欲出大叫曹恐  
失體即寫與之而去同年吳一元云然  
費縣姚擇揚辛未第後娶一妾其姪頻來試挑  
之欣然順從月餘親屬來者無不與通先後數  
人又皆姝麗姚自以為竒遇然而稟受清羸未  
幾疾作而來者不已其房師許石門遣人逐之  
不能絕至言於巡城御史呼總甲逐之究其故



乃窺姚之清羸歎因而斃之也京師多有此事  
即此二人可為羈旅娶妾者之戒  
李春濶麻城人鴻臚寺序班上疏自言其母為  
梅長公之煥所強占竄無恥之人也一旦自楚  
中買妾朱氏贈簡討王用予朱氏絕色本楚藩  
宗室妾既歸用予僅數月用予以差出朱氏畱  
京一二年間轉嫁多人嫁皆不及數月御史魏  
士章其一也余門生毛羽儀緣事在獄其父德  
輜來京朱氏又嫁之月餘謬以為寡居兒婦而  
嫁楊翠屏繩武得三百金士章聞之大怒上疏  
言德輜販賣宗女遂下刑部提問翠屏懼出朱  
氏於外繇是士章為人所薄此等穢褻乃煩章  
奏未幾竟轉牟例刑部尋審德輜在京娶得朱  
氏其朱氏在京先嫁多人並非宗女僅擬杖罪  
翠屏乃復攜朱氏之遵化任後三年翠屏卒於  
遵化不知朱氏又往何處范木漸曰朱氏在京

數年楚人幾至嫁徧只是一箇風力余曰風力  
乃是言官朱氏如何風力益江漢遺風陳夏姬  
之流也

錦衣指揮許某忘其名乙亥十月毆死其妻喧  
動市井巡城御史親至其室問以為何動此惡  
念惟言情願償命而已及問其子女家屬則所  
生二女皆被指揮淫之矣於是指揮坐大辟革  
襲不知何人後也

田弘遇又養一女曾一至宮中視田妃上見  
而喜之妃即令出自此絕不復入壬午妃薨尋  
有九嬪之選蓋上意在弘遇女弘遇亦願以  
女入宮保後來富貴也未幾以虜警罷其事至  
秋而弘遇死矣

國家錢法莫盛於萬曆年間每六文作一分至  
天啓年間如故余乙丑計偕所親見也辛未乃  
增至八文因錢雜也然猶未大壞至今日而日



甚一日私錢之禁日嚴徒為販鬻者苦揆其所  
以皆因有力者為之如田弘遇自寧波回載錢  
十三船入京曷啻幾萬弘遇用此錢於百姓  
而歎百姓不用此錢將銷歸何處也在南之錢  
百文僅值二分弘遇買來京用有四五倍之利  
萬之錢賊銀亦以萬計矣律以歐陽駙馬之  
罪將何辭焉

雜錢既多勢不能禁其賤當因而益賤之而獨  
重制錢俾二文當一文或三文當一文法在先  
行於上而以漸及下京城內外凡收銀者皆令  
收錢制錢與雜錢兼收其折數亦如之行之月  
餘其應給銀者槩給制錢未有不樂其便者也  
雜錢自去制錢獨行無所用禁而錢法疏通矣  
所謂因而利導之者也  
周田二家無日不興作人皆樂為周用不樂為  
田用田每伺工匠所在驅之以歸閉寘工所多

者數月其非工匠者驅作雜工筋力疲敝乃於  
之在內飲食不足又不給值或伺間而逃乃得  
出也繇是怨聲載道

上於戚畹優厚而不欲朝臣與之結交相傳  
中宮曾指陳芝臺姓名曰此吾府探花也 上  
曰既是汝家翰林莫想做閣老又項水心煜  
與嘉定家結親用吳中風俗行禮有綵花製作  
奇巧不數日傳達宮中 上甚不悅既而竟有

降調之處即此二事

上於戚畹嚴防如此乃

武陵專於內中取事而坦然無疑何也

陳啓新自言隨例謁嘉定伯助以米數石云

有駁之者曰朝臣與戚畹原無相見之理何例  
可隨 上於是重申戒諭亦不罪啓新也余門  
生周銓初得第嘉定長子名鑑者往拜之欲認  
為同宗銓以問余 曰今伯叔及昆仲科第接  
踵已是茂族何借他人若認為一族後來只有



損更無益也乃止

劉可敷初名可學本濟寧州吏目蓮妖之亂為熊文燦巡捕文燦好以誅殺立威而信任可敷冤枉頗多可敷遂富旋京改名納監遂至上林掌監凡東人無不認同鄉者獨不認余以曾為吏目必識之也可敷結交既多漸有營謀乃至條陳吏部事宜後因佛事施銀千兩其疏簿達宮中上以為疑俾廠衛緝之遂至提問久而

得釋豈佛力所佑耶

吳金薄者家巨富天啓中殿工至透借金薄飾殿節欠至二百萬累年不能給完乙亥內璫盜禁中珠寶鬻於其家後內璫處死而吳以不知得免但沒入其珠寶而已後竟以他事破家其房在崇文門內為周嘉定所得煥然一新矣祖母綠出滇南以盆注水入指頂大者則盆水皆綠舒白紙於案而寘其上則案紙皆綠故名

祖母綠癸酉春東廠緝得吏部打點人祖母綠  
一塊准銀七百兩上遣人送至閣中諸老傳  
視大如拳云時楊翠屏在館中余問此物何用  
楊云有豆許大含口中可數日不饑是辟穀藥  
也未知然否余州楊春茂萬曆己卯解元先期  
夢買得劉某家祖母綠劉之祖名溥景泰年解  
元也尋為舉首乃悟所夢矣

余州有解元七人劉溥號敬庵先生講學著書

終身不仕其子即進士劉槩與御史湯萬同  
下詔獄者也楊春茂中解元時第二題為敬大  
臣則不眩結中有重臣不可無權臣不可有等  
語至京欲疏論江陵為父所勸沮二人者皆奇  
人也楊尋卒不竟其志  
緬鈴者淫穢之器相傳有細蟲生草間用金裹  
之楊翠屏以為非也彼處出鵝鳥乃至淫之物  
土人為窟窖於野外遇此鳥經過裸婦人於窖



外此鳥必旋飛而下婦人疾避窖中鳥因遺精於地取淬鍊金百層百淬則成此物也登州脛脯臍亦以婦人試之其法取真斛度而實粟於上裸婦人以坐之則臍自粟下騰起其不能騰起者即偽物也夫已死之臍騰起為異至鳥而飛就婦人復有遺精此理之難信者氣類相感不妨有之也

黔國在滇世守宛然王者土官畏之其所掛征南將軍印每遇下行不至全用量事大小或用一角或用半印夷人奉之有如詔敕凡有所指麾此印一至土官家則相顧失色惟以應付出門為幸近年以來威令稍不行矣

翠屏又言麗江軍民府產金每雨後山中尋得生金有大於豆者所謂金生麗水者也土官木姓曾欲認黔國為一族而黔國不許也有店房在張家灣其他處亦多有之見人執禮甚恭其

地諸生皆利其所有每赴試必以金為贈也  
滇中之地極高每入京謂之下京計其地在數  
十仞之上以漸而下也會試例給郵符往返至  
庚辰下第一槩不許用流離不能復歸乃有縊  
死在天壇者皆本兵楊嗣昌為之自昔祖宗  
成法其為計豈踈於嗣昌哉節省幾何而失士  
子之心兼失遠人之心非所謂得策也  
遲之萊大成巡按廣西回京具言荒僻之狀衙

門公座卓裳皆用泥塑而畫飾之交易皆婦人  
其丈夫鄉居不常入城也遲在彼苦瘴每日服  
人參以勝之差滿約服二十餘斤到京不多日  
而夜寢不復起將斂面色變青人以為人參之  
咎果其然歟宜興師每日服附子五錢徐玄扈  
相君每日服大黃五錢皆是異事一名醫告余  
曰二人此時不覺後來須一總算帳玄扈尋卒  
於任病不一二日了無他異宜興師又不得以



附子死也嗚呼醫言亦不驗矣

遲之萊為諸生時至海上一寺髻髻若生平曾  
經歷者蓋此寺中僧也後泊舟某處夢至文昌  
帝君所言官當至太僕寺少卿覺而訪之其側  
近數里有文昌祠徑路一如夢中云頃自廣西  
差回將陞屢因欲避太僕遂巡不果未陞而沒  
後贈太僕少卿竟不可逃異哉

吳澹人亦夢曾為松風寺僧方水師作序曾述  
及之後寓所失火被焚三日而卒亦僧家茶毗  
之義也宋九青在祀縣妻病甚危其僕夢至馬  
神仙廟有石碑上鐫宋名為太僕寺少卿其後  
俸滿避之如之萊竟陞大理寺少卿歷太常至  
刑部侍郎則夢亦有時而不驗也馬神仙廟在  
萊陽縣人甚崇重之

夢有至奇者陳井研之祖名某巡按遼東御史  
也家本寒素未生時里中富室夜夢有人送扁

至其家者署曰光祿第其人有所子皆諸生以  
為科第可待也未幾兩子俱死諸孫零落漸貧  
鬻第於御史會差遼東卒於任以勤勞王事贈  
光祿少卿去富翁作夢時已五十餘年後有司  
送扁其家前夢始驗不知此事何急而預兆於  
五十餘年之前且所兆者乃死後之贈官也胡  
菊潭世安為余言如此  
掖縣王萬象好言神怪自言少時遘危症夢雲

長公騎馬持刀提人頭來救甚真次日即愈又  
言曾在濟南處館有一狐甚靈主人病中思挑  
時方十二月計無從得狐言不難去一炊許時  
即向空擲下二桃連枝及葉露尚未乾問從何  
得之則云來處遠甚蓋世間自有寒暑相反處  
也又二年狐悽愴向主人言取桃事發不得留  
矣自此遂寂然也

神仙事古來多傳之登州有王赤脚者不知其



名但以赤脚為號或見其方坐地上忽在樹杪  
土人多言其術甚竒遂出人意外有從之學  
道者即言不可間指數歲童子曰他却學得嘗  
出其陰以示人則一如童子也一日將死遺言  
葬城門橋下如言掘之得石碑鐫赤脚王三字  
因埋之數日後於他縣有人見焉其在衡府甚  
久適丘空城談蔡蓬頭事甚悉其跡著世多知  
者此不具載蔡蓬頭王赤脚可作的對也

空輿師之再召夫人吳氏卒踰十年忽於夢中  
阻其出山空輿意未然之夫人云既不信吾言  
可同我暫至一處空輿不覺隨去見一老僧頸  
繫一索夫人指示之際悚然驚寤自知不祥乃  
是夕世兄亦有此夢較著如此而不能斷割以  
及於難至濟上余造謁舟次語余曰自知再來  
必至禍及而不敢不來嗚呼豈其然歟  
王已縣空輿師之同年再召至京未見朝而罷

或以為井研歆據首輔故逐之去井研即有此  
心無此力也宜興師緹騎催取候旨上無日  
不遣人往偵相傳約巴縣於某處密語又傳以  
書約巴縣先抵京而後繼入此往偵之言播於  
京師者也上因宜興遷延太久甚怒故宜興  
不敢再稽上遂於前二日殺吳昌時等則宜  
興之死巴縣之逐決矣巴縣至良鄉上疏票擬  
獎譽及延佇等語俱為上所刪塗此豈井研

意也

京師凶宅進而有如楊大洪及崔呈秀雖邪  
正不同先後竝住一宅而相繼破家御史張聚  
秀尋卒於其內人相戒不敢居青州馮可賓獨  
買居之且開園起樓以娛封翁一日馮鄴仙元  
颺在朝仆於班次傳者闕然皆以為可賓且爭  
咎此宅已而非也然其封翁竟沒於此宅繼之  
者亦以憂去太僕寺街亦有一宅素凶何香山



居其中七八年其家中或見緋衣婦人往來空  
室香山不見也香山去後宋五河琮以考選僦  
居未一月而斃同館吳慎旃移入余以為言吳  
云凡宅豈有不經人死者何妨於事未五日而  
吳病十三日而沒余初任一宅業師以序貢  
就選暫館余寓倉猝病卒余旋奉差出京同年  
張師度入居之病卒最後孫鳳毛亦卒於此宅  
皆數人相繼事豈偶然然則凶宅果有之也

戶部負外涂有祐四川人厨役為妻扑殺埋宅  
中後居者發得其屍轉相推究於是有祐冠帶  
間住妻追救命也袁忍西愷叅宋之普亦以鶴  
啄死屍為言至煩御史按驗在涂與宋固非所  
以處下人要之此等非所以瀆聖聽也至屠愚  
仙象美紅葉一事更屬穢褻以閨房不堪道之  
事而騰章奏煩處分何為也哉  
屠愚仙薦張鳳翥為邊才召對文華殿至日斜

上始出而鳳翥自晨入飲酒已成大醉同召  
數人見其語狀潦倒謂不可入鳳翥力爭欲入  
奮袖喧呼至左闕門守門中貴復加留阻鳳翥  
怒拳歐之復操俚語呼曰 皇帝老官召我何  
人敢阻繇是數人力過之而止然 上已知矣  
諸人對畢 上問張某何不至對曰適在郊外  
較射 畢飲酒不敢入 上曰想是酒醉發狂  
不憚而罷屠於次日疏引罪也

熊文舉在吏部亦著清名一旦有過周謀事周  
謀韓城門生也江西人浙中知縣使人江西求  
熊封翁遺書文舉陞遇為部屬以甲科得此不  
為難事乃又遣人於京申明前事因被緝獲其  
稟云所商之題乃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也又云  
與敝座師言之指韓城也韓城出揭妾之文舉  
時文舉典試未旋矣部鞫乃封翁應之與文舉  
無涉於是封翁論戍而文舉一疏之後悟然服



官余竊為文舉不取也

丙子五月御史詹抑所爾選上輔臣以去明心  
疏蓋以嘉善相君發端而及近日時政言甚切  
直上怒石對辭色俱厲詹應對無所屈上  
執疏問如何是苟且詹曰即如捐助一事也是  
苟且侃數千言且云臣死不足惜皇上幸  
而聽臣言固可為今日之用即不聽臣言亦可  
留為後日之思中璫在旁嘖歎服上益怒

閣臣申救良久命錦衣繫之朝房候旨翌日旨  
出著都察院議處而已院議罰俸但議語涉誇  
遂併處主稿御史張三謨而院乃以為民議矣  
向今議語稍加詆摘即罰俸無不允者此中機  
括頗亦易知而當事者未悟激成擯直之舉良  
可恨也

仇維禎以侍郎出鎮通州到任後疏稱通州內  
璫守禦之能御史今僉憲金光辰論之謂其不

思自樹巧借內援於維禎責備極當而上召對平臺怒甚曰仇維禎方至通州亦須讓他展布便爾借題沽名會天大雨雷震因而霽威光辰如故矣

辛巳冬月忽起大風午門及左右掖門，闕一時俱折如截斷者亦可異也余未在京中書于允中言之癸未既復內操一日雷震奉先殿毀其脊上天仁愛能無惕然於其間歟

陳啓新既用上亦悔之只是不肯認錯其後姜卿墅塚上互糾之疏下部看議部議有刀筆等語上不悅諭輔臣曰只是處分可矣管他甚麼刀筆意猶未脫然也部議在外撫按提問本欲困之以法以快人心乃使乘間脫逃路皓月不得辭其責矣啓新會清理順天府錢糧將科場供給裁削太過主考猶可支吾房考至無炊爨且考官房中一切借辦榜出天尚未明而



府役率行戶百餘索取喧譁滿前何其無大體也國家惜費亦不吝惜及於此在啓新固所不知乃啓新被叅提問已經數月而尚仍其陋則順天府官亦去啓新不遠矣

國初止有廩生後乃加增廣附學故試錄於某府州縣學下廩則止書一生字餘則加增廣附學於生字上此舊例也河南周藩宗學創開科第誤書宗學，生多一學字了丑一榜乃於增

廣附學之上俱落學字徑接府州縣有是理乎是時孔句容為副考填寫紙條不甚留意填榜儒士不諳舊規遂誤至此榜後言之句容且曰須經重刊乃便進呈句容曰然因言留都遇丁祭惟國子監舉行上江西兩縣統於府學如京師故敝鄉嘲京城諸生曰應天府學不祭濟上江西兩縣無學正此類也相與一笑而罷句容事多不知與禮部言否閱月進呈竟仍其故至壬午

余一切正之

往年試錄有試中書舍人竟書其銜而不用鄉貫世廟時錄可按也近日孫鳳毛姜胤皆中書出身仍書某學某生而已往時教官無不書銜故拆卷時有一教官則房考為之失色今書銜者僅十之一二其為教官與否無從而知矣辛未浙江王佐甲戌南直吳鍾巒俱以中州教官中鄉試至會試仍入北卷中式無或問者

此又何也

自甲戌顏茂猷五經特准殿試丁丑有五經四卷止中揭重熙時令各書本經四義於四經之前揭為書經則場中明知其為揭矣此甚不可也其餘三卷皆差經旨不必言揭卷在書一房其房師將以為首而總裁不肯也曰正為五經不可掄魁此何言也夫明旨列茂猷於正榜之前即元旦居後矣乃不可掄魁乎文章公器聞



以五經增價不聞以五經受累也壬午場中止  
有二卷各卷騰畢始入羅小遜曰既是兩卷止  
可中得一卷余曰不然且看文字如或不佳一  
卷亦不可遷就如佳雖有十卷也須中他小遜  
曰然既而兩卷皆佳但五經序列不便分房因  
書各房於小絳與小遜各拈其一此時一名二  
名俱定三名以二場帖出中書黃耳鼎房中卷  
也黃方俸滿考選小遜欲以次卷陞補余甚不  
愜意至四名禮記卷又甚佳不可易余惟期拈  
得書經春秋則以五經卷為魁以專經卷為第  
六名庶破丁丑總裁之謬不意拈得詩二房及  
禮記房則不得不以為第二卷矣豈數為之歟  
或者不知以為踵丁丑舊例而實非也猶幸小  
遜俯聽余言開五經兩卷之例明年兩卷皆捷  
復有五經一卷名趙天驥者在山西以五經中  
式至是亦在中列填榜之際并研及通州曰五

經只好二卷如何又是一卷遂以本房易經填  
注是不敢於破例而敢於欺也請問二公壬午  
之前何處有兩卷之例豈中堂擔當反不如兩  
宮坊耶井研不足道通州是如何遭際上以  
格外用之而不能破格以事上小事如此大  
事如何去得

丁丑闈中羅小遜以夢故焚香拜落卷信手抽  
得一卷甚佳乃破中有鏡字者忘其名余未嘗

有夢而抄闈落卷不遺餘力僅得一卷亦無他  
異但首篇承上節惡字來從惡說到好又從好  
說到惡不作兩平其先為同事蕭曆室譽塗竄  
滿卷遂命人洗淨加以圈點且批云會場大矣  
何可少此一種薦之句容是日句容晨起似夢  
非夢若有人扼其臂者既而此卷適至遂收之  
即烏程閔度卷也余詩有云吾道良堪據鬼謀  
非所尊蓋謂此也



壬午有諸城丁某者以三百金得監元復營闕  
節故評事李森先以擬題挂議丁見事蹟頗露  
不敢入場而去余與小遜因而加慎則有之迨  
後榜出江西有二人而山東並無一人時入試  
者六十有餘並副榜亦無之事出偶然東人遂  
謂余有心避嫌不知闈中安知其為東人而汰  
去之若折卷之時衆目共注已定之卷誰得以  
意改移夫但保自己名位而排擠桑梓此謝德

州陞之所為也余雖不肖萬不至如此

胡麟生

行人俸滿業已出缺候考乃復

入丙子北闈中書陳龍正閱戴記借其擬題一  
帙榜出所中有胡維孚者物議騰沸龍正為醒  
迷記一通後維孚為部科磨勘四義刻布於本  
題無涉龍正乃自陳有醒迷記旋得旨進呈發  
抄故維孚革褫麟生降處即副考閃中畏亦降  
贊善而龍正無恙此事殊不可曉胡特泛然擬

題耳出題在龍正閱文在龍正而乃嫁禍他人  
何為者也且其醒迷記不過因物議之及更加  
詆毀不受其饋杯耳有何發奸之功而超然事  
外故浙人亦有不能平者

此科解元馬之驪文較癸酉殊勝乃有一二下  
第諸生吹索字句投揭於陳啓新遂至疏聞於  
是主考黃東厓上疏自明云吏科無衡文之責  
啓新非能文之人上塗吏科句意可知也部

議竟以數字不雅罰至四科無論一字不足以  
累全文即專論一字有何大戾而至是也啓新  
不足責儀制案呈逢迎啓新者推其用心何所  
不至

自庚午姚現聞希孟以中武生被處北闈遂為  
畏途蓋輦轂之下議論易生風波易起也癸酉  
張費縣序及先期托疾杜門因以方遂安為主  
考是科獨無議為希邁也壬午余以赴京之遲



為宜興師所不喜甘心寧入北闈或詰余曰業以遲矣何不再遲半月明年便入會闈余曰是則罪之大者噫亦良苦矣

劉澤芳可數之子年雖幼而文字儘可中式乃部中不肖司官以伊巨富垂涎而不得則磨勘其卷以為奇貨謂其首篇套用敦厚以崇禮舊文幾於全錄次二篇亦然不知北場文字有用本題舊文數行彼此相同仍在中列者况別題

文字焉能禁其套用且亦何必禁也一二司官更加狼戾稍欲伸說其間便執巨富為辭相與日笑之反似受其賄賂代為出脫者此等悶氣大不可耐

子罕言命理乎抑數也子平五星之說余自幼不甚信以其年用建寅而日用建子也以十一月為去年而以子時丑時為今日即果有此理果有此數而舛錯如此何能竒中京師有

王太和者江西人人共以為神驗一日與傅海  
峯鍾秀訪之方巾道袍屏去僕從托言候選之  
官推算良久一毫不似余與傅相視而笑壬午  
枚卜曾以柄用許宋九青又言六月二十三日  
當召對是日果召對乃下獄非柄用也太和自  
此逃去不知所之  
劉幼孫重慶戶部侍郎生平有好古之癖日用  
之物無一猶人者凡古異之物價無貴賤以必  
得為主沒後人債二三千金皆費於所好者也  
余嘗飯其家所用食器燦然黃色皆宣廟壇  
器也不歲餘皆散於京師傅海峯得其一鼎價  
一百二十金其買時益三百餘金其他物皆稱  
是也  
徐僉憲鑛攜一元章石卷巷凡百餘種五色昏備  
其石各有所似而不似石者頗多奇狀歷落日  
所未覩



京師有二古像其一梅檀佛立像在鷲峯寺有古記其質深碧似金似石聞有似木處乃西國填王當釋伽在時所造自龜茲入中國歷二千餘年像莫古於此者其一大士像在稽山會館尉遲敬德所造也梅檀像萬曆年間覆之以金殊為可惜矣

又有貫休羅漢在城南一寺十六軸古絹為香烟所侵黑色持向日中僅辨鬚鬢閱數軸往

日眩無能一日盡閱十六軸者亦奇物也

殿試之次日詞林詣兵科一飯觀唐人十八學士圖相傳為故事癸未余得觀焉吳道子畫也皆立像上署銜名無他景物點綴末有沈括跋及問所從來則正統年間山西一監生條陳兵事兼進此卷疏既下併此卷俱付兵科遂留至今時沈蒼嶼胤培為都科復出調馬銅牌蓋銅符也字皆反四其正文隆起者藏番人處大篆

云 皇帝聖旨下為二行云合當差發不信者  
死外以紅皮為套胃之旁有細字曰撒刺哈必  
番人名號也當時以調番馬常在茶馬之前矣  
嗟乎國初威命如此覽之徒增慨歎耳  
太僕寺 刻畫馬有二一史道碩一趙孟頫皆  
王鳳洲世貞官太僕時所摹勒也趙畫馬人所  
共知史五代時人畫馬視趙為奇筋骨鬃鬣更  
加峻嶒借此以久其傳實為厚幸矣

內閣宣聖像亦吳道子畫余嘗入視其像冕旒  
端坐亦無景物大都如世俗所畫神像者龕外  
有帷，中然燈絹色又古但見其依倚耳下有  
範銅像兼四配像則 宣廟所賜也

內閣設先聖像而閣臣兩列坐焉中施長案相  
對治文書儼如先聖臨之者制固善矣若文華  
門東直房不過暫憩之處亦有小像則余所未  
解也余嘗教習內書堂，西向約十餘間其南



一室奉先聖其北一室亦奉先聖於南則拜於  
北則楫不知何所取義夫設聖像於教習內豎  
之堂已非所宜况相去咫尺而設二處不亦瀆  
乎所當議撤者也

凡入內書堂其司禮掌印俱投侍生帖蓋國家  
設詞林衙門雖冷體貌則崇自史官已然彼亦  
不以為異也論者乃稱張江陵投晚生帖於馮  
保得非不悅江陵之人造為此說以誣江陵者

乎然近日張淄川以首輔之命不出傳聞其求  
曹化淳實有此事淄川原非詞林出身未必無  
此苟且之事但取戊辰會試錄觀之內外簾官  
凡給事中御史無不因魏璫帶鄉銜及都御史  
銜者獨詞林如故蓋詞林之體原自無可營競  
雖諂躁者不能改其常也祖宗以此儲公輔  
意深遠矣

杜毅齋三策冊封琉球海中月夜如在水晶琉

瑤中遇雨尤奇水自空中直下與海水相接渾  
而為一雨中有赤黃綠黑等龍隨水上下鱗瓜  
攫挐毫髮皆見僅七日。至琉球回時中路舵折  
一日一夜在回溜中行不知遠近舟人自分不  
全黎明忽見遠山諦視之福州山也不炊許時  
已抵岸矣

福州海中有澎湖島相去三千里晴日鬣鬣可  
見有叅將領兵駐其中自福州順風而往不半

日至也又有東島者視澎湖為近內惟產鹿千  
百為羣島人捕得取其腸胃連糞食之以為至  
美其全體則鬻之福州人今所鬻鹿脯鹿筋皆  
東島物也

應劭風俗通記稀姓十餘人皆為太守或以為  
非實然不必非實也南部新書言唐大中以來  
禮部放榜歲取二三姓氏稀僻者謂之榜花余  
攷洪武以來登第稀姓四年辛亥則有智審元  
氏



以爾朱欽富平人永樂十三年則有巴鏞江西都昌人

宣德五年則有薩琦 正統十三年則有越

堅 景泰五年則有上泰江夏人尚上茂彪陽

人 聊讓蘭州人天順元年則有上志朝邑人與七

年則有彥茂公安人殿試改為陝崇成化二年

則有乙暄海州人沃類定海五年則有勒璽曹縣

八年則有閻鈺涇州人蘭玉趙州人十一年則有仰

昇無州人為滑浩太醫院人十四年則有才寬遷安鈕清

會稽人 茆欽廬龍人二十年則有稅新南溪二十三

年則有許紳滿圻人戈福代州人弘治六年則有蔚

春合肥人院賓順天宛人院閣潔汪州仰儒餘抗人

異九年則有汝泰吳人江十二年則有牧相餘抗人

十五年則有訾綬朔州人正德元年則有堯弼江內

人 三年則有銀鏡圻州人六年則有頓銳涿州人九

年則有庠蘊考城人及官交河十二年則有許踰

人 蒲圻十五年則有俎琚磁州人睦紘武進人初杲

潛江嘉靖二年則有阿其麟代州人五年則有拱

廷臣桂林人八年則有睦煒丹陽人與邳鼎人太倉

十一年則有承林德州人十七年則有汝齊賢吳江

人順境武昌人步允遷薊州人卿文瑞公安人萬賓滕縣

人二十年則有鈕緯會稽人弋中和南充人與二

十九年則有操守經浮梁人三十二年則有鈔介

彰德三十五年則有操時賢浮梁人隆慶二年則

有成懷良萊陽人五年則有由禮門杞縣人令狐氏

唐宰相族也當時以門族單少有相認者即收

之甚至姓胡人亦冒稱令狐或嘲以詩曰自從

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盡帶名今萬曆中有進士

令狐泌近日有新城令令狐永輝不知其為宰

相之後否以上四十餘姓皆從會試錄得之非

傳疑也又益都有郇姓本毛詩郇伯勞之郇

乃音環不音旬郟城有糕音卓姓亦巨族也黃縣

有淳于即髡之後歷代墓具存大顯於唐碑表



相望今族屬千餘人而無業儒者范黃縣云然  
又山東有舉人睢珣唱名之際二字俱不識乃  
自言音雖冲又非不識甄盎之比也其不係士  
紳者稀僻之姓所在而是又未可盡記也按洪  
武中曾禁胡姓一時或改就漢姓如元姓者人  
以為元字而伸其下然今元姓儘多元人非姓  
元也如慕容赫連拓跋之類今世絕無彼雖胡  
姓相沿已久不妨與漢姓而存禁令一出或因  
而改者多矣至於胡人賜姓如恭順侯之吳實  
繁有徒奕世而後安知其所自出又不如漢自  
漢胡自胡之為愈也

